



工会主席

王绪松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工 会 主 席

王绪松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工会主席/王绪松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12

ISBN 7-5059-5469-5

I. 工…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138505号

书 名	工会主席
作 者	王绪松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郭 锋
责任校对	小 平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3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469-5
定 价	24.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作者简介

王绪松 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和工会工作，于八十年代开始涉足文坛，先后在国家级报刊、出版社发表、出版文学作品九十余篇部，约二百万字。其中，中篇小说六篇、散文集一部、小说集一部、长篇小说二部。作者现供职于南方某省总工会。

前年春天，我在南方某开发区一家外资企业采访时遇到一位女工，当时她刚下夜班洗浴后回到宿舍，她头发上还散发着洗发水的阵阵芳香。我问身边的工会主席，你认识她吗？工会主席摇摇头说，这是公司刚从乡下招来的一批新员工。我又指着工会主席问那位女工，你认识她吗？那位女工抿唇一笑说，她是我们工会主席，我还知道她的名字哩！闻此言，我和工会主席都很惊讶！是啊，对于一个背井离乡的打工者来说，在这举目无亲的都市里，也许在他们的心目中，工会就是他们的家，工会主席就是他们的亲人。我望着那位形体瘦弱，神情窘迫的女孩，不禁心头一热，热泪盈眶。我为什么眼里饱含着泪水？因为他们都是这个社会的弱者，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每时每刻都在牵挂着他们的冷暖与安危。于是，我回来后便拿起笔创作了这部长篇小说，并取名为《工会主席》！

——作者手记

目 录

第一章	公告不公	(001)
第二章	不辱使命	(031)
第三章	约会与幽会	(058)
第四章	大逃亡	(087)
第五章	酒吧奇缘	(108)
第六章	带痕的球面	(134)
第七章	国际玩笑	(159)
第八章	美丽的谎言	(185)
第九章	痴情的保洁员	(210)
第十章	双刃剑	(241)
第十一章	自首不言悔	(260)
第十二章	访问金水湾	(296)
第十三章	内参情	(320)
第十四章	玉佩之谜	(351)
第十五章	花好月圆	(389)

第一章 公告不公

五洲电子公司大院的草坪上高高耸立着三根旗杆，旗杆上中国国旗、Z国国旗和五洲电子公司的徽旗，在秋日的晨光下迎风飘扬。

空旷而又整洁的厂区里看不见行人走动和车辆行驶，只见几名清洁工和花匠在忙着整理和布置环境。看样子，公司今天要有贵客临门。

没错，五洲公司今天确有贵客临门，而且这些贵客不是普通的贵客，更不是那些来参观的匆匆过客，而是公司的客户。客户是上帝这句经典的名言，精确地讲应该还是外商带进我们国家，并且教会我们国人的。做生意嘛，为的就是把产品卖出去，人家今天就是来买你产品的，就是来送钱给你的，你说这样的客人不是贵客，还有谁能称得上是贵客呢？

在公司管理大楼里，一些管理人员在公司综合部经理史蒂夫的指挥下，大家都在自扫门前雪，整理着办公桌上的文件和信函。

今天史蒂夫的任务不仅负责自己部门的卫生工作，他还负责

工会
主席

走廊里的卫生间卫生。史蒂夫走进卫生间，检查清洁工打扫后的卫生间清洁。

史蒂夫的检查是很认真的，他认真得近乎让站在一旁的中国清洁工感到有些滑稽和好笑。如果用警犬搜索罪犯作案现场来形容史蒂夫一丝不苟检查卫生间清洁的情形，一点也不过分，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男厕的大便间里，史蒂夫的嗅觉发生了反应，他连续做了几个深呼吸，觉得有异味，然后弯下身子把头埋进坐便器里，由于埋得很深，他那长长的、尖尖的、勾勾的鼻子都几乎碰到了大便器的内壁上。史蒂夫闻了闻，嗅了嗅，然后抬起头来对身边的清洁工又是用嘴叫又是用手比划着，要清洁工再清洗一遍。



清洁工马上对那只大便器又进行了清洗。等清洗好后，史蒂夫又伏上去用鼻子嗅了嗅，这一次，他没有嗅出什么异味，他所嗅到的都是洗涤剂散发出来的那种浓烈的、刺鼻的芬芳气味。史蒂夫抬起头来，对那位清洁工翘起大拇指连声说：“OK！OK！”

史蒂夫检查完卫生间后走出卫生间，这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打印好的公司公告贴到了卫生间的门上。公告白底黑字，中英文两种文体赫然醒目：“中国员工不准入内！”

史蒂夫代表公司在卫生间门上张贴的这条公告，是一条内容极其错误的政治公告，它对中国员工带有明显的、强烈的歧视和侮辱。因为每一位中国人看到这条公告，记忆的历史、痛苦的历史、耻辱的历史、黑暗的历史，就会一下子拉回到上世纪 20 年代的旧上海，那时候在殖民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上海外滩公园门前所挂着、写着几乎跟这条公告内容一模一样的牌子。那块牌子上也是用中英文两种文字书写，叫“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所不同的是，那时候那上面的字是用毛笔写就的，而现在是用电脑打印

的。还有，就是令人震惊的，那个时代距今已经事隔 80 多年了，帝国主义早已被中国人赶走了，新中国早已建立了，中国人早已当家作主了，然而今天在五洲公司的走廊里，卫生间门上居然又出现了那个年代的那条公告。

这条公告的出现是意外的，然而更加令人意外的是，一些中方管理人员看到卫生间门上的这条公告以后，并未出现围观的现象，更未出现愤怒的景象。只是少数人从卫生间门口路过时看到后，脸上露出一丝短暂的诧异或无奈，而大多数人都显得迷惘，甚至是麻木。

外企的厂房设计跟我们国企不一样，国企的机关办公楼大楼都是远离生产车间，远离一线职工的，是独立的。在这些独立的办公大楼里，又分一间一间的办公室，党政工团的一些部门、生产经营的一些科室官员和科室管理人员，他们都分布在那些一间一间封闭的办公室里办公。而外企就不同了，他们的办公机关跟生产车间都是连着的、通着的，办公室也跟车间一样是敞开的、透明的。中国人比较喜欢关门，外国人比较喜欢开放。现在我们中国也改革开放了，也学习外企哪种管理模式了，把一间间小办公室的墙壁敲掉，变成大办公室了。这种照搬照抄的拿来主义，使我们一下子就缩短了跟西方几十年的差距。

五洲公司的行政管理部门在一楼，二楼以上都是生产车间，所以史蒂夫在一楼卫生间门口贴“中国员工不准入内！”的公告，实际上就是防范楼上车间员工的，是向他们发出警示的。

二楼车间女工苏小娟是一名新员工，她是从安徽山区来的一位小姑娘。苏小娟在和她一起到公司来打工的几个小姐妹中，不仅年龄最小，而且身体也很瘦弱。苏小娟长得眉目清秀，神情里透

着文静，目光里闪着聪慧，她浑身上下，从里到外，都给人以一种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的感觉。其实不然，她爸爸妈妈都是一个至今连大山都未出过的农民。

苏小娟从山村来到都市，跟其他的小姐妹一样，除了环境一时不适应以外，还有就是水土也很不适应，她出现了闹肚子。过去在山村，虽然吃的是粗粮淡饭，喝的是山涧泉水，但那些都是绿色食品，都是纯天然的。别的小姐妹闹肚子吃了点药都好了，可是惟由她闹得特别厉害，这些天她在班上总是不停地朝卫生间里跑。

现在苏小娟肚子又痛了，她赶紧放下手里的活朝楼里的卫生间跑去。

二楼一共有两个卫生间，苏小娟跑到离她操作台最近的那个卫生间，刚进去就出来了，里面的位置不空，于是她就旋即向离她操作台很远很远的那个卫生间跑去。看来苏小娟的肚子痛得十分厉害，只见她双手紧紧地抱着肚子，腰身渐渐地朝下弯曲。苏小娟咬牙切齿，大汗淋漓，好不容易奔到那个卫生间，可是令她失望和痛苦的是这个卫生间里的位置也不空。苏小娟见状赶紧折出卫生间，情急之下，她连想都没有多想，顺着楼梯向一楼行政管理层的卫生间跑去。

在二楼与一楼的拐弯处，综合部的陈驰手里拿着一叠报表正好上楼，他见苏小娟神色慌张，双手捂着肚子，便停下脚步问她：“你怎么了，需要我帮助吗？”

陈驰不认识苏小娟，苏小娟也不认识陈驰。苏小娟是刚到公司的一名新员工，陈驰是刚到公司的一名新管理人员，所不同的是，苏小娟是来自农村，陈驰是来自一所名牌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苏小娟捂着肚子艰难地对陈驰说：“谢谢！我闹肚子了，楼上

卫生间都满了，我到楼下卫生间去方便！”

苏小娟话刚说完，就迫不及待地 从陈驰面前旋即离去。

陈驰继续上楼，可是他刚跨几层台阶，突然似乎想起了什么，赶紧转身飞步向楼下折回。

苏小娟到了楼下直奔卫生间，她来到卫生间门口正要推门而入的时候，被站在不远处的史蒂夫看到了，史蒂夫立即冲了过来，他一边跑一边又是英语又是中文，一边又是打着手势地吼叫道：“停下！停下！你不能进去！你没有看到门上贴着的公告吗？”

此时，早已急不可耐的苏小娟，不要说门上贴的什么公告她没看见，就连史蒂夫的大声制止她都没有注意，伸手就去推卫生间的门。史蒂夫这时已经冲到苏小娟的身边，他上去一把抓住苏小娟的衣领，狠狠地将她拽了回来。毫不戒备的苏小娟身不由己地向后打了一个趔趄，脚下一滑，身体一下子失去了平衡，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苏小娟不知发生了什么，这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女孩几乎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昏了，当她睁开眼睛看到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大鼻子的外国人正冲着她嘴里不停地哇啦哇啦吼叫时，她吓得顿时竟脸色煞白，浑身颤抖。

史蒂夫冲着倒在地上的苏小娟嚷道：“愚猪，你没有看到门上的字吗？”

苏小娟这时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就在这时候，从后面赶来的陈驰一步跨上去，把惊吓得像一只小羊羔的苏小娟从地上扶起来，然后伸手去拉卫生间的门，准备把苏小娟送进卫生间。

史蒂夫看到自己的权威和淫威受到了陈驰的严重挑衅和打击，他一下子失去了理智，冲过去再一次把苏小娟拽回来，然后他

站在卫生间的门口把门给堵了起来，并指着卫生间门上的公告对陈驰叫道：“你没有看到这上面写的是的吗？”

陈驰压抑着心中的怒火平静地说：“史蒂夫先生，我看到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东西！”说着，陈驰用手去拉史蒂夫。

史蒂夫站在卫生间门口就是不让，他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说：“陈驰，我是你的上司，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终止你的行动！你要知道，这个公告是公司的决定，是总经理爱德华指示我这样做的！”

陈驰反驳道：“不管是谁的指示，也不管是谁的决定，这样做都是错误的！”

就在史蒂夫和陈驰在卫生间门口僵持的时候，正好被经过这里的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周安看到了，于是他走上去对陈驰劝说道：“陈驰，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不就是为了如厕的小事吗？”

陈驰对周安解释说：“周经理，你不知道，这位员工闹肚子，楼上卫生间都用着了，所以她才不得已跑到下面来的！”

周安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就对陈驰说：“陈驰，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刚才楼上的卫生间不空，不代表现在楼上的卫生间还不空，要不这样，我上去看看，如果空了，我来叫你们！”

这时，苏小娟已经疼痛得蹲到地上了，她几乎用呻吟般的声音说：“来不及了，我快坚持不住了！”

陈驰听了苏小娟悲悯般的呼求，再看看她那张因痛苦面扭曲的面容，他再也压制不住自己心中的愤怒情绪了，只见他一步跨上去，一把将史蒂夫拽了过来，伸手揭下贴在卫生间门上的布告，并撕得粉碎，接着拉开卫生间的门将苏小娟推了进去。然后，他俨然像一位忠诚的战士，牢牢地守住卫生间的门，用自己的身躯保护着自己的同胞。

本来就已经失去理智的史蒂夫，现在他的部下在周安的面前不但不给他一点情面，而且当众撕碎他亲手贴在卫生间门上的哪张公告，史蒂夫一下子疯狂了，他就像一头愤怒的狮子一样冲上去，冷不防地挥起拳头朝着陈驰的脸上击去。顿时，陈驰的眼镜被打落在地，眼睛被打肿了，鼻子的血也流了出来。

卫生间门前发生的这场暴力很快惊动了一楼和二楼，传遍了全公司。

“史蒂夫打人了！”

“陈驰被打伤了！”

“苏小娟也被推伤了！”

“卫生间门上的公告被撕掉了！”

人们纷纷传递着这些信息，整个公司沸腾了！

在卫生间门前人头攒动的围观人群，看到了脸上失去眼镜，鼻子流着鲜血的陈驰，仍然一动不动地挺立在卫生间的门口，他用自己的行为告诉人们，特别是那些意识上迷惘，思想上无奈的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环境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尊严和人格，都是不容侮辱和侵犯的！

“必须严惩打人凶手！”

“史蒂夫必须向受害人赔礼道歉！”

“侵犯人权的公告撕得好！”

“不答应条件我们开始罢工！”

这时，围观的员工得知在卫生间门口发生的暴力事件真相以后，一个个情绪激动，义愤填膺。尤其是苏小娟所在二楼车间生产线上的员工，他们开始自发地停工、怠工，局面一时出现了失控的势态。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然而这场风波却一下子打破了公



司正常的生产和经营秩序。如果员工的怠工、罢工发展下去、持续下去、扩大下去，这就将会给下午公司客户来视察的活动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甚至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和损失。于是，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了公司总经理爱德华和公司工会主席江山的身上，看他们两人如何处理和驾驭卫生间事件这场风波。

卫生间门前这场风波发生的时候，公司工会主席江山在开发区工会开会，当她接到公司一位工会委员打给她的电话以后，就立即中断会议连自行车都没骑，招了一辆出租车火速赶回公司。

江山来到一楼卫生间门口，见那里还围着许多人，她从人缝里挤了进去。这时，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陈驰那张血流满面，伤痕累累的面孔，江山赶快安排两名工会委员把他带回办公室休息。在江山看来，陈驰的内伤要比外伤重得多，深得多。陈驰被带走了，这时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对江山说，刚才那位闹肚子的小姑娘现在还在卫生间里没有出来。江山一听，赶紧带着几位女员工冲进卫生间。

卫生间里，江山和几位女员工看到了一幕更加令她们揪心的情景：只见苏小娟脸无血色地瘫倒在洗手池边的地上，她那扭曲的姿态，显然是她方便完以后，支撑着自己的身子到洗手池前洗手，洗完手后，也许还没有洗完手就体力不支，面最终晕倒在地上。

江山在几位女员工的帮助下背起苏小娟走出卫生间。这时，大楼外的门厅正好停着一辆面包车，江山把苏小娟背上车，面包车便迅速开出公司，向市区的天州市人民医院驶去。

在医院急诊室里，经过医生初步诊断，苏小娟由于长时间闹肚，已经严重脱水，本来身体就很虚弱的她，刚才在卫生间门口又

被史蒂夫拽倒在地上，身上出现多处软组织受伤，现在正处于休克状态。医生告诉江山，至于病人有没有骨骼受挫，这要等拍片以后才能确诊。这样，苏小娟又被推到X光室去拍片，拍完片以后即被送进病房，护士开始给她挂水。

苏小娟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江山坐在床边久久地凝视着苏小娟那张既没有一点亮色，也没有一点生机的脸蛋，她心里百感交集。这时，两个月前她赴安徽苏小娟家乡招工时的情景，便一下子情不自禁地浮现在她的眼前……

面包车在连绵不断、蜿蜒曲折的皖南山脉里穿行，坐在面包车里的江山被窗外秀丽的景色深深地陶冶了。在这里江山感到不仅满目清新，而且心旷神怡，就连天也比城里的蓝，树也比城里的绿，空气也比城里的新鲜，阳光也比城里的灿烂。江山把这里与喧嚣的都市相比较，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境。江山这次到这座世外桃源来，人间仙境来，就是代表公司到坐落在九华山深处一个村庄来接已经招好的6名女孩进他们公司做工的。

面包车驶进一座山村，江山远远就看到在村头一棵巨大的银杏树下围满着一团人。面包车开到银杏树下停了下来。

一位村干部模样的人见面包车停下走了过来，与从车上下来的江山一边握手一边自我介绍说：“你是从天州来的吧，我是这个村的村长！”

江山说：“是啊！村长，人都到齐了吗？”

村长说：“就还差一个，我已经叫人去她家里催了，一会就过来！”

江山着了看站在树荫下的几个将要跟她进城的女孩，一个个穿着都很简陋，十八九岁的女孩，在城里人的眼里应该正是阳光灿烂的年华，可是在江山眼前的这几个女孩，也许是营养不足的

缘故吧，一个个面色憔悴，发质枯萎。江山心话，她这个已经当妈妈的人可能穿的、扮的，都要比她们靓丽多彩。江山走过去伸出手在姑娘们的头上一个个友好地摸了摸。这一摸，让本来显得拘谨、局促的姑娘们，一下子拉进了跟江山的距离，脸上都露出了憨厚的笑容。

“来了！来了！”村长突然大声叫了起来。

江山顺着村长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位村妇一手拎着一个旅行包，一手拉扯着一个女孩向这里走来。江山看那情形，那个女孩好像不大情愿跟那位村妇走，是被村妇硬拉扯着来的。这个女孩就是现在躺在天州市人民医院病床上的那个女孩，名叫苏小娟。

村长迎过去说：“怎么啦，小娟是不是不想去呀？”

村妇说：“可不是村长，孩子没有出过门，怕生！”

村长说：“小娟，你放心，人家来招工的是开发区一家很大的公司，这不，人家还专门带了一部车来接我们孩子哩！”

村妇听村长这么一说，就拉了拉女儿的手说：“娟子，你听见没有，人家招工是有组织的，你还害怕啥子！”

村长这时把江山介绍给村妇说：“妹子，这位就是天州市开发区五洲电子公司派来招工的干部，你别看人家是女的，年龄也不大，可人家还是公司里的工会主席哩！”

“村长，工会主席是什么官？”小娟妈不解地问。

城里人也许都知道什么叫工会，工会主席是什么官，是干什么的，可是在边远的农村，在深山老林里的村寨，他们也许压根没听说过工会，还有工会主席的这个词儿。

村长被小娟妈问得直瞪眼，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一下子语塞了。

江山笑了笑说：“大嫂，工会是群众组织，在开发区、在公司，工会就是打工者的家，工会主席就是这个家的家长，是专门负责保护我们打工者合法权益的。打个比方，工会就好比是我们女人出嫁后的娘家一样！”

小娟妈一听工会就是娘家，她就一下子放心了。因为在她心目中，也许在所有中国女人的心目中，都认为娘家总是比婆家好，比婆家亲，娘家永远都是自己真正的家。把女儿送到娘家，那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于是，她连声说：“主席，把女儿交给我放心了！”

江山郑重地说：“乡亲们，请你们放心，我们工会会保护好你们的孩子的！”

大家听了江山的话，高兴地一起鼓起了掌。苏小娟和自己的姐妹们一个个拎着行李，喜笑颜开地，鱼贯似的登上了中巴车。

中巴车开动了，中巴车下山了。中巴车带着姑娘们的梦想，带着乡亲们的信赖，带着大山的重托奔驰了！

.....

突然，江山身上的手机响了，铃声一下子打断了她的回忆，把她的思绪拉回到病房的现实中。江山接听手机，原来是公司英语翻译吴雪打来的。

“江山，你在哪里？”手机那头吴雪问道。

“吴雪，我在天州医院！”江山回答。

“江山，你在那儿等我，我马上去接你！”吴雪在手机那头说。

“吴雪，找我有什么急事吗？”江山问道。

“见了面再说！”手机那头吴雪说。

“那好吧，我在这儿等你。吴雪，路上车多，不要急，车子开慢一点！”江山说完关掉手机。